元史/卷00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◄

元史卷一
本紀第一

► 卷二

太祖

太祖法天啟運聖武皇帝，諱鐵木真，姓奇渥溫氏，蒙古部人。

其十世祖孛端叉兒，母曰阿蘭果火，嫁脫奔咩哩犍，生二子，長曰博寒葛答黑，次曰博合覩撒里直。既而夫亡，阿蘭寡居，夜寢帳中，夢白光自天窗中入，化為金色神人，來趨臥榻。阿蘭驚覺，遂有娠，產一子，即孛端叉兒也。孛端叉兒狀貌奇異，沉默寡言，家人謂之癡。獨阿蘭語人曰：「此兒非癡，後世子孫必有大貴者。」阿蘭沒，諸兄分家貲不及之。孛端叉兒曰：「貧賤富貴，命也，貲財何足道。」獨乘青白馬，至八里屯阿懶之地居焉。食飲無所得，適有蒼鷹搏野獸而食，孛端叉兒以緡設機取之，鷹即馴狎。乃臂鷹獵兔禽以為饍，或闕即繼，似有天相之。居數月，有民數十家自統急里忽魯之野逐水草來遷，[1]孛端叉兒結茅與之居，出入相資，自此生理稍足。一日，仲兄忽思之，曰：「孛端叉兒獨出而無齎，近者得無凍餒乎？」即自來訪，邀與俱歸。孛端叉兒中路謂其兄曰：「統急里忽魯之民無所屬附，若臨之以兵，可服也。」兄以為然。至家，即選壯士，令孛端叉兒帥之前行，果盡降之。

孛端叉兒歿，子八林昔黑剌禿合必畜嗣，生子曰咩撚篤敦。咩撚篤敦妻曰莫拏倫，生七子而寡。莫拏倫性剛急。時押剌伊而部有群小兒掘田間草根以為食，莫拏倫乘車出，適見之，怒曰：「此田乃我子馳馬之所，群兒輒敢壞之邪。」驅車徑出，輾傷諸兒，有至死者。押剌伊而忿怨，盡驅莫拏倫馬羣以去。莫拏倫諸子聞之，不及被甲，往追之。莫

挈倫私憂曰：「吾兒不甲以往，恐不能勝敵。」令子婦載甲赴之，已無及矣。既而果為所敗，六子皆死。押剌伊而乘勝殺莫挈倫，滅其家。唯一長孫海都尚幼，乳母匿諸積木中，得免。先是，莫挈倫第七子納真，於八剌忽民家為贅壻，故不及難。聞其家被禍，來視之，見病嫗十數與海都尚在，其計無所出。幸驅馬時，兄之黃馬三次掣套竿逸歸，納真至是得乘之。乃偽為牧馬者，詣押剌伊而。路逢父子二騎先後行，臂鷹而獵。納真識其鷹，曰：「此吾兄所擎者也。」趨前紿其少者曰：「有赤馬引羣馬而東，汝見之乎？」曰：「否。」少者乃問曰：「爾所經過有鳧雁乎？」曰：「有。」曰：「汝可為吾前導乎？」曰：「可。」遂同行。轉一河隈，度後騎相去稍遠，刺殺之。縶馬與鷹，趨迎後騎，紿之如初。後騎問曰：「前射鳧雁者吾子也，何為久臥不起耶？」納真以鼻衄對。騎者方怒，納真乘隙刺殺之。復前行至一山下，有馬數百，牧者唯童子數人，方擊髀石為戲。納真熟視之，亦兄家物也。紿問童子，亦如之。於是登山四顧，悄無來人，盡殺童子，驅馬臂鷹而還，取海都并病嫗，歸八剌忽之地止焉。海都稍長，納真率八剌忽怯谷諸民，共立為君。海都既立，以兵攻押剌伊而，臣屬之，形勢寖大。列營帳於八剌合黑河上，跨河為梁，以便往來。由是四傍部族歸之者漸眾。

海都歿，子拜姓忽兒嗣。拜姓忽兒歿，子敦必乃嗣。敦必乃歿，子葛不律寒嗣。葛不律寒歿，子八哩丹嗣。八哩丹歿，子也速該嗣，并吞諸部落，勢愈盛大。也速該崩，至元三年十月，追謚烈祖神元皇帝。

初，烈祖征塔塔兒部，獲其部長鐵木真。宣懿太后月倫適生帝，手握凝血如赤石。烈祖異之，因以所獲鐵木真名之，志武功也。

族人泰赤烏部舊與烈祖相善，後因塔兒不台用事，[2]遂生嫌隙，絕不與通。及烈祖崩，帝方幼冲，部眾多歸泰赤烏。近侍有脫端火兒真者亦將叛，常自泣留之。脫端曰：「深池已乾矣，堅石已碎矣，留復何為！」竟帥眾馳去。宣懿太后怒其弱己也，麾旗將兵，躬自追叛者，驅其太半而還。

時帝麾下搠只別居薩里河。[3]札木合部人禿台察兒居玉律哥泉，[4]時欲相侵凌，掠薩里河牧馬以去。搠只麾左右匿羣馬中，射殺之。札木合以為怨，遂與泰赤烏諸部合謀，以眾三萬來戰。帝時駐軍答闌版朱思之野，聞變，大集諸部兵，分十有三翼以俟。已而札木合至，帝與大戰，破走之。

當是時，諸部之中，唯泰赤烏地廣民眾，號為最強。其族照烈部，與帝所居相近。帝嘗

出獵，偶與照烈獵騎相屬，帝謂之曰：「今夕可同宿乎？」照烈曰：「同宿固所願，但從者四百，因糗糧不具，已遣半還矣，今將奈何？」帝固邀與宿，凡其留者，悉飲食之。明日再合圍，帝使左右驅獸向照烈，照烈得多獲以歸。其眾感之，私相語曰：「泰赤烏與我雖兄弟，常攘我車馬，奪我飲食，無人君之度。有人君之度者，其惟鐵木真太子乎？」照烈之長玉律，時為泰赤烏所虐，不能堪，遂與塔海答魯領所部來歸，將殺泰赤烏以自效。帝曰：「我方熟寐，幸汝覺我，自今車轍人跡之塗，當盡奪以與汝矣。」已而二人不能踐其言，復叛去。塔海答魯至中路，為泰赤烏部人所殺，照烈部遂亡。

時帝功德日盛，泰赤烏諸部多苦其主非法，見帝寬仁，時賜人以裘馬，心悅之。若赤老溫、若哲別、若失力哥也不干諸人，若朵郎吉、若札剌兒、若忙兀諸部，皆慕義來降。

帝會諸族薛徹、大丑（及薛徹別吉）等，[5]各以旄車載湩酪，宴于斡難河上。帝與諸族及薛徹別吉之母忽兒真之前，共置馬湩一革囊；薛徹別吉次母野別該之前，獨置一革囊。忽兒真怒曰：「今不尊我，而貴野別該乎？」疑帝之主饎者失丘兒所為，遂笞之。於是頗有隙。時皇弟別里古台掌帝乞列思事，〈乞列思，華言禁外繫馬所也。〉播里掌薛徹別吉乞列思事。播里從者因盜去馬靮，別里古台執之。播里怒斫別里古台，傷其背。左右欲鬬，別里古台止之，曰：「汝等欲即復讎乎？我傷幸未甚，姑待之。」不聽，各持馬乳橦疾鬬，奪忽兒真、火里真二哈敦以歸。薛徹別吉遣使請和，因令二哈敦還。會塔塔兒部長蔑兀真笑里徒背金約，金主遣丞相完顏襄帥兵逐之北走。帝聞之，發近兵自斡難河迎擊，仍諭薛徹別吉帥部人來助。候六日不至，帝自與戰，殺蔑兀真笑里徒，盡虜其輜重。

帝之麾下有為乃蠻部人所掠者，帝欲討之，復遣六十人徵兵於薛徹別吉。薛徹別吉以舊怨之故，殺其十人，去五十人衣而歸之。帝怒曰：「薛徹別吉曩笞我失丘兒，斫傷我別里古台，今又敢乘敵勢以陵我耶！」因帥兵踰沙磧攻之，殺虜其部眾，唯薛徹、大丑僅以妻孥免。越數月，帝復伐薛徹、大丑，追至帖烈徒之隘，滅之。

克烈部札阿紺孛來歸。札阿紺孛者，部長汪罕之弟也。汪罕名脫里，受金封爵為王，番言音重，故稱王為汪罕。

初，汪罕之父忽兒札胡思歪祿既卒，汪罕嗣位，多殺戮昆弟。其叔父菊兒〔罕〕帥兵與汪罕戰，[6]逼於哈剌溫隘敗之；僅以百餘騎脫走，奔于烈祖。烈祖親將兵逐菊兒〔罕〕走西夏，復奪部眾歸汪罕。汪罕德之，遂相與盟，稱為按答。〈按答，華言交物之友也。

〉烈祖崩，汪罕之弟也力可哈剌，怨汪罕多殺之故，復叛歸乃蠻部。乃蠻部長亦難赤為發兵伐汪罕，盡奪其部眾與之。汪罕走河西、回鶻、回回三國，奔契丹。既而復叛歸，中道糧絕，捋羊乳為飲，剌橐駝血為食，困乏之甚。帝以其與烈祖交好，遣近侍往招之。帝親迎撫勞，安置軍中振給之。遂會于土兀剌河上，尊汪罕為父。

未幾，帝伐蔑里乞部，與其部長脫脫戰于莫那察山，遂掠其資財、田禾，以遺汪罕。汪罕因此部眾稍集。

居亡何，汪罕自以其勢足以有為，不告於帝，獨率兵復攻蔑里乞部。部人敗走，脫脫奔八兒忽真之隘。汪罕大掠而還，於帝一無所遺，帝不以屑意。

會乃蠻部長不（魯欲）〔欲魯〕罕不服，[7]帝復與汪罕征之，至黑辛八石之野，遇其前鋒也的脫孛魯者，領百騎來戰，見軍勢漸逼，走據高山，其馬鞍轉墜，擒之。曾未幾何，帝復與乃蠻驍將曲薛吾撒八剌二人遇，[8]會日暮，各還營壘，約明日戰。是夜，汪罕多燃火營中，示人不疑，潛移部眾於別所。及旦，帝始知之，因頗疑其有異志，退師薩里河。既而汪罕亦還至土兀剌河，汪罕子亦剌合及札阿紺孛來會。曲薛吾等察知之，乘其不備，襲虜其部眾于道。亦剌合奔告汪罕，汪罕命亦剌合與卜魯忽觧共追之，且遣使來曰：「乃蠻不道，掠我人民，太子有四良將，能假我以雪恥乎？」帝頓釋前憾，遂遣博爾朮、木華黎、博羅渾、赤老溫四人，帥師以往。師未至，亦剌合已追及曲薛吾，與之戰，大敗，卜魯忽觧成擒。流矢中亦剌合馬胯，幾為所獲。須臾四將至，擊乃蠻走，盡奪所掠歸汪罕。已而與皇弟哈撒兒再伐乃蠻，拒鬬於忽闌盞側山，大敗之，盡殺其諸將族眾，積屍以為京觀。乃蠻之勢遂弱。

時泰赤烏猶強，帝會汪罕於薩里河，與泰赤烏部長沆忽等大戰斡難河上，敗走之，斬獲無算。

哈答斤部、散兀兀部、朵魯班部、塔塔兒部、弘吉剌部聞乃蠻、泰赤烏敗，皆畏威不自安，會於阿雷泉，斬白馬為誓，欲襲帝及汪罕。弘吉剌部長迭夷恐事不成，潛遣人告變。帝與汪罕自虎圖澤逆戰於盃亦烈川，又大敗之。

汪罕遂分兵，自由〔怯〕綠憐河而行。[9]札阿紺孛謀於按敦阿述、燕火脫兒等曰：「我兄性行不常，既屠絕我昆弟，我輩又豈得獨全乎？」按敦阿述泄其言，汪罕令執燕火脫兒等至帳下，解其縛，且謂燕火脫兒曰：「吾輩由西夏而來，道路饑困，其相誓之語，

遽忘之乎？」因唾其面。坐上之人皆起而唾之。汪罕又屢責札阿紺孛，至於不能堪。札阿紺孛與燕火脫兒等俱奔乃蠻。

帝駐軍於徹徹兒山，起兵伐塔塔兒部。部長阿剌兀都兒等來逆戰，大敗之。

時弘吉剌部欲來附，哈撒兒不知其意，往掠之。於是弘吉剌歸札木合部，與朵魯班、亦乞剌思、哈答斤、火魯剌思、塔塔兒、散只兀諸部，會于犍河，共立札木合為局兒罕，盟于禿律別兒河岸，為誓曰：「凡我同盟，有洩此謀者，如岸之摧，如林之伐。」誓畢，共舉足蹋岸，揮刀斫林，驅士卒來侵。塔海哈時在眾中，與帝麾下抄吾兒連姻，抄吾兒偶往視之，具知其謀，即還至帝所，悉以其謀告之。帝即起兵，逆戰於海剌兒、帖尼火魯罕之地，破之。札木合脫走，弘吉剌部來降。

歲壬戌，帝發兵於兀魯回失連真河，伐按赤塔塔兒、察罕塔塔兒二部。先誓師曰：「苟破敵逐北，見棄遺物，慎無獲，俟軍事畢散之。」既而果勝，族人按彈、火察兒、答力台三人背約，帝怒，盡奪其所獲，分之軍中。

初，脫脫敗走八兒忽真隘，既而復出為患，帝帥兵討走之。至是，又會乃蠻部不（魯欲）〔欲魯〕罕約朵魯班、塔塔兒、哈答斤、散只兀諸部來侵。帝遣騎乘高四望，知乃蠻兵漸至，帝與汪罕移軍入塞。亦剌合自北邊來據高山結營，乃蠻軍衝之不動，遂還。亦剌合尋亦入塞。將戰，帝遷輜重於他所，與汪罕倚阿蘭塞為壁，大戰于闕奕壇之野，乃蠻使神巫祭風雪，欲因其勢進攻。既而反風，逆擊其陣。乃蠻軍不能戰，欲引還。雪滿溝澗，帝勒兵乘之，乃蠻大敗。是時札木合部起兵援乃蠻，見其敗，即還。道經諸部之立己者，大縱掠而去。

帝欲為長子朮赤求昏於汪罕女抄兒伯姬，汪罕之（子）〔孫〕禿撒合亦欲尚帝女火阿真伯姬，[10]俱不諧。自是頗有違言。初，帝與汪罕合軍攻乃蠻，約明日戰。札木合言於汪罕曰：「我於君是白翎雀，他人是鴻雁耳。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，鴻雁遇寒則南飛就暖耳。」意謂帝心不可保也。汪罕聞之疑，遂移部眾於別所。及議昏不成，札木合復乘隙謂亦剌合曰：「太子雖言是汪罕之子，嘗通信於乃蠻，將不利於君父子。君若能加兵，我當從傍助君也。」亦剌合信之。會答力台、火察兒、按彈等叛歸亦剌合，亦說之曰：「我等願佐君討宣懿太后諸子也。」亦剌合大喜，遣使言於汪罕。汪罕曰：「札木合，巧言寡信人也，不足聽。」亦剌合力言之，使者往返者數四。汪罕曰：「吾身之存，實太子是賴。髭鬚已白，遺骸冀得安寢，汝乃喋喋不已耶？汝善自為之，毋貽吾憂可也。」

札木合遂縱火焚帝牧地而去。

歲癸（丑）〔亥〕，[11]汪罕父子謀欲害帝，乃遣使者來曰：「向者所議媚事，今當相從，請來飲布渾察兒。」〈布渾察兒，華言許親酒也。〉帝以為然，率十騎赴之。至中道，心有所疑，命一騎往謝，帝遂還。汪罕謀既不成，即議舉兵來侵。圉人乞（力失）〔失力〕聞其事，[12]密與弟把帶告帝。帝即馳軍阿蘭塞，悉移輜重於他所，遣折里麥為前鋒，俟汪罕至即整兵出戰。先與朱力斤部遇，次與董哀部遇，又次與火力失烈門部遇，皆敗之；最後與汪罕親兵遇，又敗之。亦剌合見勢急，突來衝陣，射之中頰，即斂兵而退。怯里亦部人遂棄汪罕來降。

汪罕既敗而歸，帝亦將兵還至董哥澤駐軍，遣阿里海致責於汪罕曰：「君為叔父菊兒〔罕〕所逐，困迫來歸，我父即攻菊兒〔罕〕，敗之於河西，其土地人民盡收與君。此大有功於君一也。君為乃蠻所攻，西奔日沒處。君弟札阿紺孛在金境，我亟遣人召還。比至，又為蔑里乞部人所逼，我請我兄薛徹別及及我弟大丑往殺之。此大有功於君二也。君困迫來歸時，我過哈丁里，歷掠諸部羊、馬、資財，盡以奉君，不半月間，令君饑者飽，瘠者肥。此大有功於君三也。君不告我往掠蔑里乞部，大獲而還，未嘗以毫髮分我，我不以為意。及君為乃蠻所傾覆，我遣四將奪還爾民人，重立爾國家。此大有功於君四也。我征朵魯班、塔塔兒、哈答斤、散只兀、弘吉剌五部，如海東鶻禽之於鵝雁，見無不獲，獲則必致於君。此大有功於君五也。是五者皆有明驗，君不報我則已，今乃易恩為讐，而遽加兵於我哉。」汪罕聞之，語亦剌合曰：「我向者之言何如？吾兒宜識之。」亦剌合曰：「事勢至今日，必不可已，唯有竭力戰鬬。勝則并彼，彼我勝則并我耳。多言何為。」

時帝諸族按彈、火察兒皆在汪罕左右。帝因遣阿里海誚責汪罕，就令告之曰：「昔者吾國無主，以薛徹、太丑二人實我伯祖八剌哈之裔，欲立之。二人既已固辭，乃以汝火察兒為伯父聶坤之子，又欲立之，汝又固辭。然事不可中輟，復以汝按彈為我祖忽都剌之子，又欲立之，汝又固辭。於是汝等推戴吾為之主，初豈我之本心哉，不自意相迫至於如此也。三河，祖宗肇基之地，毋為他人所有。汝善事汪罕，汪罕性無常，遇我尚如此，況汝輩乎。我今去矣，我今去矣。」按彈等無一言。

帝既遣使於汪罕，遂進兵虜弘吉（利）〔剌〕別部溺兒斤以行。[13]至班朱尼河，河水方渾，帝飲之以誓眾。有亦乞烈部人孛徒者，為火魯剌部所敗，因遇帝，與之同盟。哈撒兒別居哈剌渾山，妻子為汪罕所虜，挾幼子脫虎走，糧絕，探鳥卵為食，來會于河上。

時汪罕形勢盛強，帝微弱，勝敗未可知，眾頗危懼。凡與飲河水者，謂之飲渾水，言其曾同艱難也。汪罕兵至，帝與戰于哈闌真沙陀之地，汪罕大敗。其臣按彈、火察兒、札木合等謀弒汪罕，弗克，往奔乃蠻。答力台、把憐等部稽顙來降。

帝移軍斡難河源，謀攻汪罕，復遣二使往汪罕，偽為哈撒兒之言曰：「我兄太子今既不知所在，我之妻孥又在王所，縱我欲往，將安所之耶？王儻棄我前愆，念我舊好，即束手來歸矣。」汪罕信之，因遣人隨二使來，以皮囊盛血與之盟。及至，即以二使為向導，令軍士銜枚夜趨折折運都山，出其不意，襲汪罕，敗之。盡降克烈部眾。汪罕與亦剌合挺身遁去。汪罕嘆曰：「我為吾兒所誤，今日之禍悔將何及！」汪罕出走，路逢乃蠻部將，遂為其所殺。亦剌哈走西夏，日剽掠以自資。既而為西夏所攻走，至龜茲國，龜茲國主以兵討殺之。

帝既滅汪罕，大獵於帖麥該川，宣布號令，振凱而歸。時乃蠻部太陽罕心忌帝能，遣使謀於白達達部主阿剌忽思曰：「吾聞東方有稱帝者。天無二日，民豈有二王邪？君能益吾右翼，吾將奪其弧矢也。」阿剌忽思即以是謀報帝，居無何，舉部來歸。

歲甲子，帝大會於帖麥該川，議伐乃蠻。羣臣以方春馬瘦，宜俟秋高為言。皇弟斡赤斤曰：「事所當為，斷之在早，何可以馬瘦為辭。」別里古台亦曰：「乃蠻欲奪我弧矢，是小我也，我輩義當同死。彼恃其國大而言誇，苟乘其不備而攻之，功當可成也。」帝悅，曰：「以此眾戰，何憂不勝。」遂進兵伐乃蠻。駐兵於建忒該山，先遣虎必來、哲別二人為前鋒。太陽罕至自按臺，營於沆海山，與蔑里乞部長脫脫、克烈部長阿憐太石、猥剌部長忽都花別吉，暨禿魯班、塔塔兒、哈答斤、散只兀諸部合，兵勢頗盛。時我隊中羸馬有驚入乃蠻營中者，太陽罕見之，與眾謀曰：「蒙古之馬瘦弱如此，今當誘其深入，然後戰而擒之。」其將火力速八赤對曰：「先王戰伐，勇進不回，馬尾人背，不使敵人見之。今為此遷延之計，得非心中有所懼乎？苟懼之，何不令后妃來統軍也。」太陽罕怒，即躍馬索戰。帝以哈撒兒主中軍。時札木合從太陽罕來，見帝軍容整肅，謂左右曰：「乃蠻初舉兵，視蒙古軍若　　癩羔兒，意謂蹄皮亦不留。今吾觀其氣勢，殆非往時矣。」遂引所部兵遁去。是日，帝與乃蠻軍大戰至晡，禽殺太陽罕。諸部軍一時皆潰，夜走絕險，墜崖死者不可勝計。明日，餘眾悉降。於是朵魯班、塔塔兒、哈答斤、散只兀四部亦來降。

已而復征蔑里乞部。其長脫脫奔太陽罕之兄卜（魯欲）〔欲魯〕罕；其屬帶兒兀孫獻女迎降，俄復叛去。帝至泰寒寨，遣孛羅歡、沈白二人領右軍往平之。

歲乙丑，帝征西夏，拔力吉里寨，經落思城，大掠人民及其橐駝而還。

元年丙寅，帝大會諸王羣臣，建九游白旗，即皇帝位於斡難河之源。諸王羣臣共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。是歲實金泰和之六年也。

帝既即位，遂發兵復征乃蠻。時卜（魯欲）〔欲魯〕罕獵於兀魯塔山，擒之以歸。太陽罕子屈出律罕與脫脫奔也兒的石河上。

帝始議伐金。初，金殺帝宗親咸補海罕，帝欲復讐。會金降俘等具言金主璟肆行暴虐，帝乃定議致討，然未敢輕動也。

二年丁卯秋，再征西夏，克斡羅孩城。

是歲，遣按彈、不兀剌二人使乞力吉思。既而野牒亦納里部、阿里替也兒部，皆遣使來獻名鷹。

三年戊辰春，帝至自西夏。

夏，避暑龍庭。

冬，再征脫脫及屈出律罕。時斡亦剌部等遇我前鋒，不戰而降，因用為向導。至也兒的石河，討蔑里乞部，滅之。脫脫中流矢死。屈出律奔契丹。

四年己巳春，畏吾兒國來歸。帝入河西。夏主李安全遣其世子率師來戰，敗之，獲其副元帥高令公。克兀剌海城，俘其太傅西壁氏。進至克夷門，復敗夏師，獲其將嵬名令公。薄中興府，引河水灌之。堤決，水外潰，遂撤圍還。遣太傅訛答入中興，招諭夏主，夏主納女請和。

五年庚午春，金謀來伐，築烏沙堡。帝命遮別襲殺其眾，遂略地而東。

初，帝貢歲幣于金，金主使衛王允濟貢於（靜）〔淨〕州。[14]帝見允濟不為禮。允濟歸，欲請兵攻之。會金主璟殂，允濟嗣位，有詔至國，傳言當拜受。帝問金使曰：「新

君為誰？」金使曰：「衛王也。」帝遽南面唾曰：「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，此等庸懦亦為之耶，何以拜為！」即乘馬北去。金使還言，允濟益怒，欲俟帝再入貢，就進場害之。帝知之，遂與金絕，益嚴兵為備。

六年辛未春，帝居怯綠連河。西域哈剌魯部主阿昔蘭罕來降。畏吾兒國主亦都護來覲。

二月，帝自將南伐，敗金將定薛於野狐嶺，取大水濼、豐利等縣。金復築烏沙堡。

秋七月，命遮別攻烏沙堡及烏月營，拔之。

八月，帝及金師戰于宣平之會河川，敗之。

九月，拔德興府，居庸關守將遁去。遮別遂入關，抵中都。

冬十月，襲金群牧監，驅其馬而還。耶律阿海降，入見帝于行在所。皇子朮赤、察合台、窩闊台分徇雲內、東勝、武、朔等州，下之。

是冬，駐蹕金之北境。劉伯林、夾谷長哥等來降。

七年壬申春正月，耶律留哥聚眾于隆安，自為都元帥，遣使來附。帝破昌、桓、撫等州。金將紇石烈九斤等率兵三十萬來援，帝與戰于獾兒觜，大敗之。

秋，圍西京。金元帥左都監奧屯襄率師來援，帝遣兵誘至密谷口逆擊之，盡殪。復攻西京，帝中流矢，遂撤圍。

九月，察罕克奉聖州。

冬十二月甲申，遮別攻東京不拔，即引去，夜馳還，襲克之。

八年癸酉春，耶律留哥自立為遼王，改元元統。

秋七月，克宣德府，遂攻德興府。皇子拖雷、駙馬赤駒先登，拔之。帝進至懷來。及金行省完顏綱、元帥高琪戰，敗之，追至北口。金兵保居庸，詔可忒、薄剎守之。遂趨涿

鹿。金西京留守忽沙虎遁去。帝出紫荊關，敗金師于五回嶺，拔涿、易二州。契丹訛魯不兒等獻北口，遮別遂取居庸，與可忒、薄剌會。

八月，金忽沙虎弒其主允濟，迎豐王珣立之。

是秋，分兵三道：命皇子朮赤、察合台、窩闊台為右軍，循太行而南，取保、遂、安肅、安定、邢、洺、磁、相、衞、輝、懷、孟，掠澤、潞、遼、沁、平陽、太原、吉、隰，拔汾、石、嵐、忻、代、武等州而還；皇弟哈撒兒及斡陳那顏、拙赤鰕、薄剌為左軍，遵海而東，取薊州、平、灤、遼西諸郡而還；帝與皇子拖雷為中軍，取雄、霸、莫、安、河間、滄、景、獻、深、祁、蠡、冀、恩、濮、開、滑、博、濟、泰安、濟南、濱、棣、益都、淄、濰、登、萊、沂等郡。復命木華黎攻密州，屠之。史天倪、蕭勃迭率眾來降，木華黎承制並以為萬戶。帝至中都，三道兵還，合屯大口。

是歲，河北郡縣盡拔，唯中都、通、順、真定、清、沃、大名、東平、德、邳、海州十一城不下。

九年甲戌春三月，駐蹕中都北郊。諸將請乘勝破燕，帝不從。乃遣使諭金主曰：「汝山東、河北郡縣悉為我有，汝所守惟燕京耳。天既弱汝，我復迫汝於險，天其謂我何。我今還軍，汝不能犒師以弭我諸將之怒耶？」金主遂遣使求和，奉衞紹王女岐國公主及金帛、童男女五百、馬三千以獻，仍遣其丞相完顏福興送帝出居庸。

夏五月，金主遷汴，以完顏福興及參政抹撚盡忠輔其太子守忠，留守中都。

六月，金糺軍斫答等殺其主帥，率眾來降。詔三摸合、石抹明安與斫答等圍中都。帝避暑魚兒濼。

秋七月，金太子守忠走汴。

冬十月，木華黎征遼東，高州盧琮、金（扑）〔朴〕等降。[15]錦州張鯨殺其節度使，自立為臨海王，遣使來降。

十年乙亥春正月，金右副元帥蒲察七斤以通州降，以七斤為元帥。

二月，木華黎攻北京，金元帥寅答虎、烏古倫以城降，以寅答虎為留守，吾也而權兵馬都元帥鎮之。興中府元帥石天應來降，以天應為興中府尹。

三月，金御史中丞李英等率師援中都，戰于霸州，敗之。

夏四月，克清、順二州。詔張鯨總北京十提控兵從南征。鯨謀叛伏誅。鯨弟致遂據錦州，僭號漢興皇帝，改元興龍。

五月庚申，金中都留守完顏福興仰藥死，抹撚盡忠棄城走，明安入守之。是月，避暑桓州涼涇。遣忽都忽等籍中都帑藏。

秋七月，紅羅山寨主杜秀降，以秀為錦州節度使。遣乙職里往諭金主以河北、山東未下諸城來獻，[16]及去帝號為河南王，當為罷兵。不從。詔史天倪南征，授右副都元帥，賜金虎符。

八月，天倪取平州，金經略使乞住降。木華黎遣史進道等攻廣寧府，降之。

是秋，取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。

冬十月，金宣撫蒲鮮萬奴據遼東，僭稱天王，國號大真，改元天泰。

十一月，耶律留哥來朝，以其子斜闍入侍。史天祥討興州，擒其節度使趙守玉。

十一年丙子春，還廬朐河行宮。張致陷興中府，木華黎討平之。

秋，撒里知兀鰕三摸合拔都魯率師由西夏趨關中，遂越潼關，獲金西安軍節度使尼龐古蒲魯虎，拔汝州等郡，抵汴京而還。

冬十月，蒲鮮萬奴降，以其子帖哥入侍。既而復叛，僭稱東夏。

十二年丁丑夏，盜祁和尚據武平，史天祥討平之，遂擒金將巢元帥以獻。察罕破金監軍夾谷於霸州，金求和，察罕乃還。

秋八月，以木華黎為太師，封國王，將蒙古、乣、漢諸軍南征，拔遂城、蠡州。

冬，克大名府，遂東定益都、淄、登、萊、濰、密等州。

是歲，禿滿部民叛，命鉢魯完、朵魯伯討平之。

十三年戊寅秋八月，兵出紫荊口，獲金行元帥事張柔，命還其舊職。木華黎自西京入河東，克太原、平陽及忻、代、澤、潞、汾、霍等州。金將武仙攻滿城，張柔擊敗之。

是年，伐西夏，圍其王城，夏主李遵頊出走西涼。契丹六哥據高麗江東城，命哈真、札剌率師平之；高麗王暾遂降，請歲貢方物。

十四年己卯春，張柔敗武仙，降祁陽、曲陽、中山等城。

夏六月，西域殺使者，帝率師親征，取訛答剌城，擒其酋哈只兒只蘭禿。

秋，木華黎克岢、嵐、吉、隰等州，進攻絳州，拔其城，屠之。

十五年庚辰春三月，帝克蒲華城。

夏五月，克尋思干城，駐蹕也（石）〔兒〕的石河。[17]

秋，攻斡脫羅兒城，克之。木華黎徇地至真定，武仙出降。以史天倪為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、行府事，仙副之。東平嚴實籍彰德、大名、磁、洺、恩、博、滑、濬等州戶三十萬來歸，木華黎承制授實金紫光祿大夫、行尚書省事。

冬，金邢州節度使武貴降。木華黎攻東平不克，留嚴實守之，撤圍趨洺州，分兵徇河北諸郡。

是歲，授董俊龍虎衞上將軍、右副都元帥。

十六年辛巳春，帝攻卜哈兒、薛迷思干等城，皇子朮赤攻養吉干、八兒真等城，並下之。

夏四月，駐蹕鐵門關，金主遣烏古孫仲端奉國書請和，稱帝為兄。不允。金東平行省事忙古棄城遁，嚴實入守之。宋遣苟夢玉來請和。

夏六月，宋（連）〔漣〕水忠義統轄石珪率眾來降，[18]以珪為濟、兗、單三州總管。

秋，帝攻班勒紇等城，皇子朮赤、察合台、窩闊台分攻玉龍傑赤等城，下之。

冬十月，皇子拖雷克馬魯察葉可、馬魯、昔剌思等城。木華黎出河西，克葭、綏德、保安、鄜、坊、丹等州，進攻延安，不下。

十一月，宋京東安撫使張琳以京東諸郡來降，[19]以琳為滄、景、濱、棣等州行都元帥。

是歲，詔諭德順州。

十七年壬午春，皇子拖雷克徒思、匿察兀兒等城。還經木剌夷國，大掠之。渡搠搠闌河，克也里等城。遂與帝會，合兵攻塔里寒寨，拔之。木華黎軍克乾、涇、邠、原等州，攻鳳翔不下。

夏，避暑塔里寒寨。西域主札闌丁出奔，與滅里可汗合，忽都忽與戰不利。帝自將擊之，擒滅里可汗；札闌丁遁去，遣八剌追之，不獲。

秋，金復遣烏古孫仲端來請和，見帝于回鶻國。帝謂曰：「我向欲汝主授我河朔地，令汝主為河南王，彼此罷兵，汝主不從。今木華黎已盡取之，乃始來請耶？」仲端乞哀，帝曰：「念汝遠來，河朔既為我有，關西數城未下者，其割付我。令汝主為河南王，勿復違也。」仲端乃歸。金平陽公胡天（祚）〔作〕以青龍堡降。[20]

冬十月，金河中府來附，以石天應為兵馬都元帥守之。

十八年癸未春三月，太師、國王木華黎薨。

夏，避暑八魯彎川。皇子朮赤、察合台、窩闊台及八剌之兵來會，遂定西域諸城，置達魯花赤監治之。

冬十月，金主珣殂，[21]子守緒立。

是歲，宋復遣苟夢玉來。

十九年甲申夏，宋大名總管彭義斌侵河北。史天倪與戰於恩州，敗之。

是歲，帝至東印度國，角端見，班師。

二十年乙酉春正月，還行宮。

二月，武仙以真定叛，殺史天倪。董俊判官李全亦以中山叛。

三月，史天澤擊仙走之，復真定。

夏六月，彭義斌以兵應仙，天澤禦於贊皇，擒斬之。

二十一年〔丙戌〕春正月，[22]帝以西夏納仇人（赤）〔亦〕臘喝翔昆及不遣質子，[23]自將伐之。

二月，取黑水等城。

夏，避暑於渾垂山。取甘、肅等州。

秋，取西涼府搠羅、河羅等縣，遂踰沙陀，至黃河九渡，取應里等縣。

九月，李全執張琳，郡王帶孫進兵圍全於益都。

冬十一月庚申，帝攻靈州，夏遣嵬名令公來援。丙寅，帝渡河擊夏師，敗之。丁丑，五星聚見於西南。駐蹕鹽州川。

十二月，李全降。授張柔行軍千戶、保州等處都元帥。

是歲，皇子窩闊台及察罕之師圍金南京。遣唐慶責歲幣于金。

二十二年丁亥春，帝留兵攻夏王城，自率師渡河攻積石州。

二月，破臨洮府。

三月，破洮、河、西寧二州。[24]遣斡陳那顏攻信都府，拔之。

夏四月，帝次龍德，拔德順等州，德順節度使愛申、進士馬肩龍死焉。

五月，遣唐慶等使金。

閏月，避暑六盤山。

六月，金遣完顏合周、奧屯阿虎來請和。帝謂群臣曰：「朕自去冬五星聚時，已嘗許不殺掠，遽忘下詔耶。今可布告中外，令彼行人亦知朕意。」是月，夏主李晛降。帝次清水縣西江。

秋七月壬午，不豫。己丑，崩于薩里川哈老徒之行宮。臨崩謂左右曰：「金精兵在潼關，南據連山，北限大河，難以遽破。若假道于宋，宋、金世讎，必能許我，則下兵唐、鄧，直擣大梁。金急，必徵兵潼關。然以數萬之眾，千里赴援，人馬疲弊，雖至弗能戰，破之必矣。」言訖而崩，壽六十六。葬起輦谷。至元三年冬十月，追謚聖武皇帝。至大二年冬十一月庚辰，加謚法天啟運聖武皇帝。廟號太祖。在位二十二年。

帝深沉有大略，用兵如神，故能滅國四十，遂平西夏。其奇勳偉跡甚眾，惜乎當時史官不備，或多失於紀載云。

戊子年。是歲，皇子拖雷監國。

校勘記

↑ 統急里忽魯　考異云：「祕史作統格黎克豁羅罕。豁羅罕者，小河也。」按本卷後文有「帖尼火魯罕」，「豁羅罕」、「火魯罕」皆蒙古語「小河」音譯，此處「忽魯」下當有「罕」字。

↑ 塔兒不台　明抄聖武親征錄各本多作「塔兒忽台」，與元朝祕史、拉施特史集譯音相符。此處「不」應作「忽」。

↑ 薩里河　說郛本聖武親征錄及本卷後文二十二年七月己丑條作「薩里川」。按「薩里川」元朝祕史作「薩阿里客額兒」，「客額兒」傍譯「曠野」、「野甸」，譯作「川」是。下同。

↑ 禿台察兒　按元朝祕史作「札木合因迭兀紿察兒」，「迭兀」蒙古語，意為「弟」，「禿」即「迭兀」之異寫，此處混為專名，係譯誤。

↑ 薛徹大丑（及薛徹別吉）等　按薛徹別吉即薛徹。聖武親征錄作「薛徹、大丑等」，無「及薛徹別吉」五字，據刪。

↑ 菊兒〔罕〕　據聖武親征錄、元朝祕史、拉施特史集譯音補。下同。「菊兒罕」，意為「全體之君」。

↑ 不（魯欲）〔欲魯〕罕　據聖武親征錄、元朝祕史、拉施特史集譯音改正。下同。

↑ 曲薛吾撒八剌二人　按元朝祕史、拉施特史集，曲薛吾撒八剌係一人，此處「二人」乃誤譯之文。

↑ 〔怯〕綠憐河　據聖武親征錄補。按本書卷一一七牙忽都傳有「怯綠憐河」。

↑ 汪罕之（子）〔孫〕禿撒合　據聖武親征錄改。按元朝祕史、拉施特史集均謂禿撒合為亦剌合之子，汪罕之孫。

↑ 歲癸（丑）〔亥〕　據聖武親征錄改。殿本考證已校。

↑ 圉人乞（力失）〔失力〕　考異云：「當作乞失力。哈剌哈孫傳作啟昔禮，聲相近也。祕史作乞失力黑。」今據明抄說郛本聖武親征錄改正。

↑ 弘吉（利）〔剌〕　據聖武親征錄改。按此名本書屢見，此處「利」「剌」形近致誤。

↑ （靜）〔淨〕州　據金史卷二四地理志、本書卷五八地理志及今內蒙古四子王旗城卜子村淨州故址元碑改。按本書「淨」又作「靜」或「靖」，今統改作「淨」，以別於遼陽行省、甘肅行省之靜州及湖廣行省之靖州。

↑ 金（扑）〔朴〕　據本書卷一一九木華黎傳及蘇天爵名臣事略卷一所引東平王世家改。

↑ 乙職里　疑即金史卷一四宣宗紀屢見之蒙古語「乙里只」，意為「使臣」。元朝祕史作「額勒赤」或「額勒臣」，華夷譯語作「額里臣」。此處「職里」二字疑倒舛。

↑ 也（石）〔兒〕的石河　據上文元年、三年所見「也兒的石河」改。

↑ （連）〔漣〕水忠義統轄　據本書卷一一九木華黎傳及宋史卷四０寧宗紀嘉定十三年十二月壬申條改。類編已校。

↑ 張琳　按宋史卷四七六李全傳、金史卷一０二田琢傳、蒙古綱傳及長春真人西遊記皆作「張林」，類編改「琳」為「林」，是。

↑ 胡天（祚）〔作〕　據金史卷一一八胡天作傳改。類編已校。

↑ 冬十月金主珣殂　按金史卷一六宣宗紀元光二年十二月庚寅條有「上崩于寧德殿」，此處「冬十月」當作「十二月」。考異已校。

↑ 二十一年〔丙戌〕　據聖武親征錄補。考異已校。

↑ （赤）〔亦〕臘喝翔昆　按亦臘喝翔昆即前文所見之亦剌合，「赤」、「亦」形近而誤，今改。

↑ 洮河西寧二州　按金史卷二六地理志，洮、河、西寧各為一州，此處「二州」疑為「三州」之誤。

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